

□ 师友情



1997年6月16日于北大燕南园55号探望岱孙师。左起：陈羽纶、陈岱孙、赵景伦

接着来的是十年浩劫，我被打成牛鬼蛇神。羽纶比我更加不幸，无端丢了一条腿。在那个时代是坏人当道，好人受气，没有道理好讲。我们当翻译官，为的是打日本，却被打成“美国特务”，颠倒是非，混肴黑白，多少知识分子受到迫害。

羽纶靠他的义肢，行动不便，却仍然活跃。我长期住在国外，每次回国都要找他。或者参加联大同学聚会，或者探访共同友人。

他有车，我就沾他的光。我们一道去“七重天”看望老朋友冯亦代。那时冯老已娶了赵丹的遗孀黄宗英。两人住在他女儿的宿舍，狭小得转不开身。黄宗英叫亦代“二哥”。我早在40年代就认识冯亦代，我们在上海中央印制厂同事，那时他叫冯亦德，人们叫他“阿德”。因为他是翻译家，跟羽纶有同行之谊。

看望次数最多的是陈岱孙，他老人家是羽纶的远房兄长，我的老师，也是我哈佛的老学长。那时陈总已经退休，住在北大一个小院里。屋里挂着朱镕基送的条幅：“九五至尊”，是庆贺陈总九十五岁大寿的礼物。陈总乘鹤西归以前，我们大

概是最后探望他的学生。

2010年4月，我从纽约回国定居。因老伴生病离不开人，没有去看望羽纶，但是跟他通了电话。谁知那竟是我们之间最后的一次谈话。

回顾这70年，君子之交淡如水。羽纶对工作敬业，对朋友热心，事业有成，又培养了优秀有出息的子女，他的一生丰富多彩。我们之间的友谊可以说心有灵犀一点通。

怀念徐弘微同学

○ 梁润生(1955电机)

去年6月，我去美探亲住在费城南郊我大女柏如家，那时，弘微及夫人沈鑫刚从南欧旅游回美。不几天，他们夫妇就与定居在弗吉尼亚州的张裕才同学夫妇一起从马里兰州远道来与我相会。当时，看到他们精神饱满身体很好的样子，我是多么高兴，弘微一点不像患癌症做过手术的人。他先后到过阿拉斯加、北欧及南欧等地旅游，写下图文并茂细致入微的旅游日记，我以为他的病完全好了。后来我在旧金山小女柏寒家住了三个月，我们经常电话联系，也没有听说他身体不适。

我回国后，他也常打电话给我，他说由国外打到中国的电话费很低。因最近未见他来电话，我两次用skype联系时不见弘微，只见他夫人愁容满面地告诉我弘微癌症复发卧床在家，由医生来家医治，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不安。我想可能不是很严重，因还没有住医院。两天后我又用

skype联系，感谢沈鑫的安排，我见到了躺在床上的弘微，并与他谈了话，我安慰他说会好的，要他坚强地挺过去。他对我说：“谢谢。”在与他谈话时，见他家里人用手不断地抚摸着他的额头，我怕讲久了影响他休息，同时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淌出来了，只得挥手告别。我想下次skype时，他能坐在电脑前与我对话该多好。

谁知仅过三天，清华在校的同学来电告诉我，弘微已于美国东部时间4月22日上午8时去世了。我悲痛万分，泪如雨下，一夜未眠，次日清晨起床写了如下的诗：

感君德高情谊长，噩耗传来倍心伤。
老泪纵横思知己，彻夜未眠到天光。

我与弘微在清华求学四年，住同一寝室。记得1951年冬，他见我仅穿一件薄旧的棉衣，怕我受寒，买来一件绒衣给我穿在里面，使我身心温暖，深受感动。他待人诚恳、正直、仁慈，学习很好。1955年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留电器教研室执教。1969年他响应国家建设大西北的号召

和夫人一起，主动要求去甘肃天水长城电器公司低压电器厂工作。1973年他参加新型限流开关的全国统一设计，分断电流达10万A，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最后定型成为DW15系列空气开关。由于他工作认真、能力很强，1983年升任长城电器公司总工程师，并任甘肃省政协委员。在他带领下，80年代初该公司成为机械部五大电器基地之一。之后，又建立天水电器试验研究所，可进行低压电器的全部试验，引进美国GE公司的海洋钻机技术，研究扩大应用于陆地石油钻井工业，发挥很大的作用，对国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86年，因他在上海的父母年老多病，他是独生子，家里无人照顾，不得已调上海工作，结束了长达17年建设大西北的工作。离开长城电器公司那天，好多熟识他的人都依依不舍地到车站送行，可见他平日在人心目中的地位。之后，他在上海华东电焊机厂任总工程师，又做出了很多贡献，至到1994年退休。

他退休后曾从上海到武汉我家来看过我。弘微的父母去世后，与夫人去美国马

里兰州定居，因他们的女儿在那里工作。2001年我到美国探亲时，弘微也和裕才一同来看望过我，并摄影赋诗留念。想不到我再也见不到弘微了，我将永远怀念我亲爱的弘微。

怀才报国赴西疆，
念及亲人回故乡。
弘扬正气处世事，
微察秋毫写文章。



2012年6月，徐弘微（左1）到费城看望梁润生学长（左2），左3为张裕才学长。右起为徐夫人、张夫人

2013年4月24日